



同级生

どうきゅうせい

东野圭吾

南海出版公司

どうきゆうせい

同级生

〔日〕 东野圭吾 著 王丽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级生/[日]东野圭吾著;王丽丽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2.4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5640-7

I. ①同… II. ①东…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818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127

DOUKYOUSEI

© Keigo HIGASHINO 1996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同级生

[日]东野圭吾 著
王丽丽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史 诗
装帧设计 金 山 高梅彩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2千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640-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85

第三章 /151

第四章 /211

后 记 /249

序 章

春美的心脏上有个窟窿，生来如此。得到确认是在我七岁的时候。

当时我家住在 K 市。那所据说由父亲的父亲建造的房子占地宽广，是传统的平房。房子附近有许多空地，我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从来没缺过玩耍的地方。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我和朋友在空地上打完棒球，一进门便发现一岁的春美软绵绵地躺在地上。刚看一眼便觉得奇怪，只见她面色发紫，手脚不停地抽搐。棒球帽也忘了摘，我便大声呼喊起来。

母亲闻声立即赶了过来。她待在厨房里，并未发觉女儿的异样。

尽管春美一两分钟就恢复了，担心不已的父母仍带她去了医院。就在那时，医院第一次诊断出春美心脏畸形。室间隔上有个窟窿，通向肺动脉的出口也变得极为狭窄。当时，七岁的我并不懂这些，只隐约感觉这个婴儿可能患了什么重病。真正明白妹妹的病症是在升入中学以后。

对于突然降临到幼女身上的不幸，父母伤心欲绝。望着父母的愁容，我也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只有春美本人一无所知，天真烂漫地

笑着。

从这天起，我们全家的生活被改变了。只要没有特别要紧之事，母亲从不外出，时刻陪伴在春美左右。无奈不得不外出时，如每周一次的购物，则由父亲代为照看女儿。曾经每晚与客户畅饮到深夜、一到周日便去打高尔夫球的父亲，自得知春美的病情之后，待在家里的时间也多了起来。还是小学生的我也尽力分担照顾妹妹的任务。虽然此前因被她夺走了本属于我的父母之爱，我也曾对这个一年前才诞生的小生命心生疏远，但事到如今，全家不得不起守护她，我也逐渐对她视如珍宝，百般疼爱起来。

父母与医生谈了些什么我无从知晓，回想起来，估计是“手术分几个阶段进行”。因为春美在婴儿期、幼儿期各接受过一次手术。每次我们全家都惴惴不安地待在候诊室里，企盼手术顺利完成。我们一方面祈祷春美幼小的生命能逃过一劫，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听到噩耗的心理准备。当医生宣布手术顺利完成，“啊！谢天谢地！”我们每每禁不住喜极而泣。

我过着和普通少年相似的学校生活。但和春美在一起时，我努力将照顾她放在首位。她想外出我便带她去公园；她想吃什么，我会立即拿给她。春美能做我妹妹多久，即她能活多久都是未知数，因而我总像被什么催着赶着似的竭尽所能满足她的愿望。况且，春美也的确值得我那么做，她是一个心灵美丽无瑕的姑娘。

这么过了大约十年。春美在我们营造的温室中坚强地成长，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尽管如此，我们并未感到安心，因为最后也是最大的手术即将来临。闯过这个难关，我们的辛苦才算没有白费。

我有幸生得比常人更为强健，也恰恰因此更对春美深感同情。自己本身并无过错，只因“与生俱来”的境遇，像大家那样自由奔跑或

玩球对她而言都遥不可及。

“没有办法，天生的。”春美带着一副堪称明朗的表情说道。

看到妹妹这样的神情，我总是在想：若是自己遭遇这些，恐怕做不到这样。对那些将自己推入如此境地的人，我肯定会咬牙切齿、憎恨至极。

对，就是那样！

春美的不幸，并非只是单纯的偶然。她是贪婪的人们丑陋斗争的牺牲品。知道这一切时，我便下定了决心。我绝不饶恕那些混蛋，总有一天要向他们复仇，要让他们跪在春美面前赔罪……

第一章

宫前由希子死于五月中旬的那个周一。我得知此事时已是翌日了。

这天，一无所知的我一进教室，便发现几名女生在嘤嘤抽泣，男生中也有几个满脸阴沉，围在一起谈论着。

“出什么事了？”我问其中一个。

他压低声音回答：“听说二班的宫前死了。”

心脏猛然一阵钝痛。我真希望自己听错了，再次确认道：“你说谁死了？”

“宫前啊。呃，就是头发这么长的。”他将手放到肩头比画了一下，随即注视着我，“啊，对了。好像就是你们那儿的经理^①吧？”

我无意作答，径直奔了出去，跑向二班教室。那儿有更多女生在抽泣。看她们的神情，这噩耗并非谣传。我的心剧烈地震颤着，双耳

①经理，在体育团队中主要负责事务性工作的职位，也称领队。

轰鸣不已。我环视四周，搜寻榊崎薰，可并不见她的身影。我向周围的女生打听薰的去处。“可能去教员室了吧。”鼻头眼圈全都红肿着的女生对我说。

我向教员室走去，不想在走廊里碰到了榊崎薰。她圆圆的脸涨得通红，目不斜视，正气势汹汹地快步向前。若不是我喊她，恐怕与我擦肩而过都浑然不觉。

“啊，西原！听说由希子的事了吧？”她望着我，似乎又要哭出来。之所以说“又要”，是因为她眼睛下方明显残留着泪痕。

“听说了。”我答道。

“无论如何都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榊崎薰的眉头蹙成八字。

“不清楚。”正想问的问题被她抢了先，我只好摇摇头，“真的死了吗？”

“真的。据说是真的，老师是这么说的。”泪水又一点点渗了出来，薰赶紧掏出手帕。

“哪个浑蛋老师说的？”我强调着“浑蛋”二字。平时就对所有老师全无好感，散布宫前由希子死讯这样的消息更让我对他们的厌恶有增无减。

据榊崎薰说，是二班的值日生拿日志去教员室时，从副班主任口中得知的。

“他没说死因吗？”

“嗯。他说自己也不知道。”

他准是隐瞒了什么。这种时候，那些浑蛋总想瞒天过海。

“西原，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由希子就死了？”榊崎薰用手帕捂着眼睛，声音颤抖着，“明明那么活力四射，明明不久前还活蹦乱跳

的……”

其他班的学生从我们身旁经过，兴趣盎然地投来好奇的目光。真想恶狠狠地瞪他们几眼，但连自己也清楚，我的目光不会有半点威慑力。

铃声响了，我们只得各回教室。几个女生在谈论由希子的死，我上前询问她们是否知晓详情。

“完全不清楚。不过校方好像非常紧张。”一个留着男生发型的女生低声说。

“他们很紧张？”

“我可看见学生指导部的那些家伙都是紧绷着脸出入教员室的。好奇怪啊，该不会和宫前的死有关吧？”

“嗯……”由希子死了，为什么学生指导部的老师要四处奔走呢？我想不明白。

“她是你们棒球社的经理吧？西原，作为社长，你有没有接到什么通知？”

“什么都没有。”

“哦，那就不清楚了。”

过了片刻，班主任走了进来，点名之后便开始了毫无意义的班会。他姓石部，教语文。这人瘦削且举止粗俗，一副寒碜相。不仅如此，他还口齿不清，嘴里总像塞了什么东西。

我期待他说点宫前由希子的情况。但事与愿违，他啰里啰唆嘟嘟囔囔的净是些毫不相干的事，什么放学后要直接回家啦，校园角落丢弃的可乐罐里放进了烟蒂之类。

“那么，各委员有没有要通知的事项？”无聊的演讲总算告一段落，石部依照程序问道。保健委员举起手，烦琐地陈述有关尿检的通知。

中途一个学生开了个关于撒尿的玩笑，引得一些人大笑起来。但绝大部分人面无表情，充耳不闻。

保健委员说完，石部正打算离开教室，忽又记起什么似的回过头来。“据说二班有同学出了交通事故，大家要小心啊。”

教室内顿时议论纷纷，但石部已不见踪影。

心不在焉地上完第一节课，我来到二班门前。刚往里一瞄，榑崎薰就看到了我，抽着鼻子走了出来。

“据说是交通事故。”我说。

“是吗？交通事故啊。”薰用手帕按了按眼睛，而那块手帕似乎早已湿得一滴眼泪也吸不进去了，“昨天傍晚，她突然冲到马路上，接着就被卡车撞了。山田是这么说的。”

山田是二班的副班主任。

“地点在哪儿？”

“不知道。”

“又不是小孩子，由希子为什么会突然冲到马路上？”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不得不再下嘴，“你们没问问山田？”

“问过了。问了很多，但他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们，只说由希子死了，还说不清楚详细情形。绝对不可能！准是那些人压根儿不想告诉我们！”薰义愤填膺地说，不时拭下泪水。

“有没有人知道真相？”

“不清楚。反正我不知道。”

说得也是，我望着薰点了点头。

“听说今晚为由希子守灵，”仿佛要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薰舒了一口气，说道，“你也去吧？”

“是在由希子家里？”

“听说是在她家附近的寺里，待会儿我去打听下地址。”

“那就交给你了。”说完，我也叹了口气，“看来今天只能取消训练了。”

“你要让全部成员都去守灵吗？”薰转而露出经理的面孔。由希子一死，以后的工作只能由她一人来完成了。

“谁想去谁去好了，守灵之类不过是个形式。只是今天即使训练，大伙儿肯定也无法全身心投入。”

“那是必然的。”薰用力吸了吸鼻子。

回到教室，川合一正正坐在我的位子上。他是棒球社的王牌队员。

“打听到什么了吗？”川合将瘦长的双腿架在桌子上，双手交叠在脑后问道。他的脸色果然不好。

“只听说她是被卡车撞死的。”

“哦。”川合盯了我一会儿，才放下腿站起身来，“安排守灵了吧？”

“嗯，是今晚。”

“去的时候叫我一声。”川合说完径自走出教室。比起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从投手丘上走下来时的情景，他此刻的背影看起来更加瘦小。

接下去的课依旧百无聊赖地混过。若一定要说点不同，就是今天老师的题外话似乎少了一些，但并无特别之处。

放学后的班会上，班主任石部略微提了提宫前由希子的死，称由希子是放学后没有直接回家而去往别处才遭遇了交通事故。总而言之，主旨无外乎要大家不要闲逛，直接回家。

石部将举行守灵仪式的寺院地址写在黑板上，但将其记下的只有寥寥数人。

守灵从傍晚六点开始。包括十六个高三学生在内，棒球社所有成员全部参加。与宫前由希子交往甚久的高三成员自不必说，连高二的和春天刚刚入社的高一成员也个个阴沉着脸，比正式比赛中被对方逆转淘汰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甚至想，假如去世的不是女经理而是一名普通成员，大家恐怕不会如此沮丧吧。从踏上开往寺院的车的那刻，守灵似乎就开始了。

到达宫前家作为檀家^①的寺院时，那里已聚集了为数不少的同级生。虽尚有部分女生拿手帕拭着眼角，但绝大多数人已完全从同级生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如周一晨会前一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畅所欲言。更有不少家伙似乎早已忘记这是什么场合，肆无忌惮地笑出声来。

“这算什么啊。一点都不悲伤，就不要来参加什么守灵！”榑崎薰怒目而视。

“你要是那样说，恐怕绝大部分人都要回去了。”捕手吉冈良介缩起庞大的身躯，伸手掩着嘴说道。

“回去岂不是更好，省得碍眼！”似乎有意让别人听见，薰一下子提高了音量。

“瞧，那个灰藤老头子怎么来了？！”吉冈指指前方。寺院入口旁站着个瘦削男人，一头花白头发倒梳在脑后。比起教师，他倒更像个缺德的律师。

我顿时兴味索然。“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①寺院所属的信徒家庭，亦是寺院的经济来源。

“肯定是来监视学生的啊。分明像在学校一样，用同样的眼神盯着学生。”

正如薰所言，灰藤松弛的眼睑下那双混浊的眼睛目光凌厉，骨碌转动着，和在学校正门前检查学生服装时一模一样。

“既然老头子在，那个谢花老太婆肯定也在。”吉冈四下张望，“果不其然，到底来了！”

一个女教师正歇斯底里地高声呼喊，试图让乱哄哄的学生站好。“快站好，不要闲聊了。如果有心悼念官前同学，就给我安静下来。这样对死者家属未免也太不敬了。喂，说你呢，把扣子好好系上。还有你，袜子怎么不是白色的！”

这个中年女人习惯一说话就眉头蹙起，颈部青筋暴凸，活像一只脸上刻满清晰皱纹的老母鸡。她就是在学生们的传说中能把即将绽放的花儿吓得缩回去、无法称之为女人的御崎藤江。我们将御崎和头发花白的灰藤并称为“修文馆高中的老头老太”。此外，两人也同属嫉妒我们大好年华的老头子老太婆集团——所谓的学生指导部。

御崎藤江向我们这边走来。“你们是棒球社的吧。社长呢？”

“我是。”

“哦，知道怎么烧香吧？”

瞧不起我们吗？这个臭老太婆！我默默地点点头。

“烧完香，大家就赶快回家。绝对不允许到处乱走！”御崎着重强调了“绝对”二字。她喷出的气息里混杂着让人恶心的臭气，我忍不住背过脸去。

“真是个啰唆的臭老太婆。把由希子的守灵仪式当成什么了啊？！”御崎藤江走后，不知何时在我旁边冒出来的川合一正咕哝道。

我们排成长队，等待烧香。两人一组，依次上前。我和川合一起。

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时，由希子的脸庞蓦地出现在我脑海中。她半张开粉色的嘴唇小声说道：“你是认真的吧？”

你是认真的吧……

与那时相仿，同样揪心的感觉。

唯恐祈祷时间太长会令后面的人生疑，我把手放归原处，睁开眼睛，没想到川合依然双手合十。

循规蹈矩地烧过香，我们被帮忙料理后事的大婶带到备好茶和点心的房间。这儿也有学生指导部的老师，刚喝上一口茶，他们又开始絮絮叨叨催促我们赶紧回去。我故意优哉游哉地喝着茶，喝完再续上一杯。其他成员也对呼喊不迭的老师视而不见，大口大口地嚼着点心。等我们起身离开时，盆里的点心已一扫而空。帮忙的大婶“哎呀呀”地好不吃惊，但毫无不快之色，随即又将茶点补足。备好的食物如果最终仍堆积如山，肯定更让人难过。

“我还要在这里待上一会儿。”出了寺院解散后，川合一正走到我身边说。

“再待一会儿？”

“真正的守灵是要陪伴逝者整个晚上吧。不过我不会那么做，只想再待上一小会儿。”

“哦。”“那我也再待一会儿吧”之类的场面话到了嘴边，又被我生生咽了回去，“别着凉啊。”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点点头迈步走开。回头一瞥，川合正倚着寺院的垣墙仰望夜空。归来的电车上，其中一程我与梢崎薰同行。

“经理用的日志被由希子带回家了。等心情平静了，我还得拿回来。”薰抓着吊环，茫然望着窗外说道。